新書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一

新書
卷第二
作者：賈誼　西漢

卷第三

權重

諸侯勢足以專制，力足以行逆，雖令冠處女，勿謂無敢；勢不足以專制，力不足以行逆，雖生夏育，有仇讎之怨，猶之無傷也。然天下當今恬然者，遇諸侯之俱少也。後不至數歲，諸侯皆冠，陛下且見之矣，豈不苦哉！力當能爲而不爲，畜亂宿禍，高拱而不憂，其紛也宜也，甚可謂不知且不仁。

夫秦自逆，日夜深惟，苦心竭力，危在存亡，以除六國之憂。今陛下力制天下，頤指而如意，而故稱六國之禍，難以言知矣。苟身常無患，但爲禍未在所制也。亂媒日長，孰視而不定。萬年之後，傳之老母弱子，使曹、勃不能制，可謂仁乎？

五美〈事勢〉

海內之勢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從制。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，志知必菹醢耳。不敢有異心，輻湊幷進而歸命天子。天下無可以徼幸之權，無起禍召亂之業，雖在細民，且知其安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。

割地定制，齊爲若干國，趙、楚爲若干國，制既各有理矣。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，分地盡而止，趙幽王、楚元王之子孫，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，燕、吳、淮南佗國皆然。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，建以爲國，空而置之，須其子孫生者，舉使君之。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，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，所以數償之。故一寸之地，一人之衆 ，天子無所利焉，誠以定治而已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。

經制一定，宗室子孫慮不王。制定之後，下無倍背之心，上無誅代之志，上下歡親，諸侯順附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。

地制一定，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，法立而不犯，令行而不逆，貫高、利幾之謀不生，棧奇、啓章之計不萌，細民鄉善，大臣致順，上使然也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。

地制一定，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，植遺腹，朝委裘，而天下不亂，社稷長安，宗廟久尊，傳之後世，不知其所窮。故當時大治，後世誦聖。

一動而五美附，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五美？

制不定

炎帝者，黃帝同父母弟也，各有天下之半。黃帝行道，而炎帝不聽，故戰涿鹿之野，血流漂杵。夫地制不得，自黃帝而以困。

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，既撫天下，即天子之位，而大臣爲逆者，乃幾十發；以帝之勢，身勞於兵間，紛然幾無下者數矣。淮陰侯、韓王信、陳豨、彭越、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，所嘗愛信也，所愛化而爲仇，所信反而爲寇，可不怪也？地理蚤定，豈有此變？陛下即位以來，濟北一反，淮南爲逆，今吳有見告，皆其薄者也。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，天下非有固定之術也，特賴其尚幼，倫猥之數也。且異姓負彊而動者，漢已幸而勝之矣，又不易其所以然。同姓襲是迹而處，骨肉相動，又既有徵矣，其勢盡又復然。殃禍之變，未知所移，長此安窮！明帝尚不能以安，後世奈何！

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，而芒刃不頓者，所排擊，所剝割，皆象理也。然至髖髀之所，非斤則斧矣。仁義恩厚者，此人主之芒刃也；權勢法制，此人主之斤斧也。勢已定，權已足矣，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，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。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，釋斤斧之

制，而欲嬰以芒刃，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。胡不用之淮南、濟北？勢不可也。

審微〈事勢〉

善不可謂小而無益，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。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，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。當夫輕始而傲微，則其流而令於大亂，是故子民者謹焉。彼人也，登高則望，臨深則窺。人之性非窺且望也，勢使然也。夫事有逐姦，勢有召禍。老聃曰：「爲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」管仲曰：「備患於未形。」上也。語曰：「　　弗滅，炎炎奈何；萌芽不伐，且折斧柯。」智禁於微，次也。事之適亂，如地形之惑人也，機漸而往，俄而東西易面，人不自知也。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，悲一跬而繆千里也。

昔者，衛侯朝於周，周行人問其名，曰：「衛侯辟彊。」周行人還之，曰：「啓彊、辟彊，天子之號也，諸侯弗得用。」衛侯更其名曰「　　」，然後受之。故善守上下之陛者，雖空名弗使踰焉。

古者周禮，天子葬用隧，諸侯縣下。周襄王出逃伯鬬，晉文公率師誅賊，定周國之亂，復襄王之位。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，文公辭南陽，請即死得以隧下。襄王弗聽，曰：「周國雖微，未之或代也。天子用隧，伯父用隧，是二天子也。以地爲少，餘請益之。」文公乃退。

禮，天子之樂宮縣，諸侯之樂軒縣，大夫直縣，士有琴瑟。叔孫于奚者，衛之大夫也。曲縣者，衛君之樂體也。繁纓者，君之駕飾也。齊人攻衛，叔孫于奚率師逆之，大敗齊師。衛於是賞以溫，叔孫于奚辭溫，而請曲縣、繁纓以朝，衛君許之。孔子聞之，曰：「惜乎！不如多與之邑。夫樂者所以載國，國者所以載君。彼樂亡而禮從之，禮亡而政從之，政亡而國從之，國亡而君從之。惜乎！不如多與之邑。」

宓子治亶父。於是齊人攻魯，道亶父。始，父老請曰：「麥已熟矣，今迫齊寇，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，可以益食，且不資寇。」三請，宓子弗聽。俄而，麥畢還乎齊寇。季孫聞之怒，使人讓宓子曰：「豈不可哀哉！民乎，寒耕熟耘，曾弗得食也。弗知猶可，聞或以告，而夫子弗聽！」宓子蹴然曰：「今年無麥，明年可樹。令不耕者得穫，是樂有寇也。且一歲之麥，於魯不加彊，喪之不加弱，令民有自取之心，其創必數年不息。」季孫聞之，慚曰：「使穴可入，吾豈忍見宓子哉！」

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，其除亂謀也遠，故邪不前達。

階級〈事勢〉

人主之尊，辟無異堂。階陛九級者，堂高大幾六尺矣。若堂無陛級者，堂高治不過尺矣。天子如堂，羣臣如陛，衆庶如地，此其辟也。故陛五級上，廉遠地則堂高；陛亡級，廉近地則堂卑。高者難攀，卑者易陵，理勢然也。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，內有公卿大夫士，外有公侯伯子男，然後有官師小吏，施及庶人，等級分明，而天子加焉，故其尊不可及也。

鄙諺曰：「欲投鼠而忌其器。」此善喻也。鼠近於器，尚憚而弗投，恐傷器也，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！廉恥禮節以治君子，故有賜死而無僇辱。是以係、縛、榜、笞、髡、刖、黥、劓之罪，不及士大夫，以其離主上不遠也。禮，不敢齒君之路馬，蹴其芻者有罪；見君之凡杖則起，遭君之乘輿則下，入正門則趨；君之寵臣雖或有過，刑僇不加其身，尊君之勢也。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，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。今自王侯三公之貴，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也。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，今與衆庶、徒隸同黥、劓、髡、刖、笞、傌、棄市之法，然則堂下不亡陛乎？被僇辱者不太迫乎？廉耻不行也，大臣無乃握重權，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？夫望夷之事，二世見當以重法者，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。

臣聞之曰：履雖鮮弗以加枕，冠雖弊弗以苴履。夫嘗以在貴寵之位，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，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。今而有過，令廢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賜之死可也；若夫束縛之，係絏之，輸之司空，編之徒官，司寇、牢正、徒長、小吏罵詈而榜笞之，殆非所以令衆庶之見也。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，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，非所以習天下也，非尊尊貴貴之化也。夫天子之所嘗寵，衆庶之所嘗寵，死而死爾，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！

豫讓事中行之君，智伯伐中行滅之，豫讓移事智伯。及趙滅智伯，豫讓釁面變容，吸炭變聲，必報襄子。五起而弗中，襄子一夕而五易臥。人問豫讓，讓曰：「中行衆人畜我，我故衆人事之；智伯國士遇我，故爲之國士用。」故此一豫讓也，反君事讎，行若狗彘，已而折節致忠，行出乎烈士，人主使然也。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，彼將犬馬自如也；如遇官徒，彼將官徒自爲也。頑頓無恥，婪苟無節，廉耻不立，且不自好，則苟若而可，見利則逝，見便則奪。主上有敗，則困而推之矣；主上有患，則吾苟免而已，立而觀之

耳；有便吾身者，則欺賣而利之耳。人主將何便於此？羣下至衆，而主至少也，所托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。但無恥，但苟安，則主罷病。

故古者，禮不及庶人，刑不至君子，所以厲寵臣之節也。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，不謂曰不廉，曰「簠簋不飾」；坐穢污姑婦姊姨母，男女無別者，不謂污穢，曰「帷箔不修」；坐罷軟不勝任者，不謂罷軟，曰「下官不職」。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，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，尚遷就而爲之諱也。故其在大譴大何域者，聞譴訶則白冠釐纓，盤水加劍，造請室而請其罪爾，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。其中罪者，聞命而自弛，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。其有大罪者，聞令則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。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，曰：「子大夫自有過耳，吾遇子有禮矣。」遇之有禮，故羣臣自喜；厲以廉耻，故人務節行。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，而君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，即非人類也。

故化成俗定，則爲人臣者，主醜亡身，國醜亡家，公醜忘私，利不苟就，害不苟去，唯義所在，主上之化也。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。法度之臣誠死社稷。輔翼之臣誠死君上，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。故曰「聖人有金城」者，比物比志也。彼且爲我死，故吾得與之俱生；彼且爲我亡，故吾德與之俱存；夫將爲我危，故吾得與之皆安。顧行而忘利，守節而服義，故可以託不御之權，可以託五尺之孤。此厲廉耻、行禮義之所致也，主上何喪焉？此之不爲，而顧彼之行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也。